

在风华正茂之时，读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闲书，还写了许多不着边际的闲文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奢侈？

奢侈的闲情

苗棣
著



奢侈的闲情

苗棣



天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奢侈的闲情 / 苗棣著. —成都: 天地出版社,
2016.4
ISBN 978-7-5455-1997-6

I. ①奢… II. ①苗… III. ①史学—文集②杂文集—
中国—当代③中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④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K0-53 ②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49241 号

奢侈的闲情

作者 苗 棣
责任编辑 杨永龙 聂俊珍
封面设计 蒋宏工作室
责任印制 李 昆

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
(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: 610014)
网 址 <http://www.tiandiph.com>
<http://www.天地出版社.com>
电子邮箱 tiandicbs@vip.163.com
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
版 次 2016年4月第1版
印 次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
成品尺寸 145mm × 210mm 1/32
印 张 6
字 数 99千
定 价 45.00元
书 号 ISBN 978-7-5455-1997-6

版权所有◆违者必究

咨询电话: (028) 87734639 (总编室)
购书热线: (010) 67692522 (市场部)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自序

那时候，许多青年都有过一个文学梦，我也有过。

大概是1979年，我虽然已经二十大几，却才刚刚在人民大学历史系读大一。当时功课并不繁重，有许多时间阅读各类书籍，最多的还是文学。也记不清是什么事情引起了念头，就以当年插队时的生活为背景写了一篇《阿花》，因为篇幅很短，差不多一天之内就写成了。这与几年后写《爻》的情况大不相同，后者用去了我一个多月的时间，写得辛苦；写成后送给几位友人读，大家读着也辛苦。

再加上后来带点玩笑意味的《圣人》，就是到目前为止我写过的全部虚构类作品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当年写这几篇东西，几乎完全没有功利的意识，纯粹是为了好玩儿。觉得能够

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对生活、对社会、对历史的某种态度，真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。当然也想与人分享，但那时候还没有发达的网络，读过的只有极少数的朋友。只有《爻》曾经寄给过某个很高大上的纯文学杂志，初审还颇受好评，编辑来信让我静待佳音。但后来说是主编那边觉得不合其风格还是怎么着，总之不能用了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开始用电脑，学习五笔字型输入，敝帚自珍，就把原来的手稿都打成了电子版，这几篇东西才得以保留至今，朋友间传递起来也方便了。

于是才有深圳梁由之先生和北京张万文先生谬加青眼，并把这几篇旧作收入到由他们主编的丛书里，就有了现在这样一个小册子。为了篇幅上能稍显充实，还从我上世纪90年代写的一些文史随笔中选出几篇加入，风格上不免杂乱，现在的书题《奢侈的闲情》也是得之于其中的一篇。

在那篇说到李渔和他的《闲情偶寄》的文章里，我觉得号称闲情大师的李渔，其实一辈子也没有闲过几时。“背负着沉重的骂名，或许还有更沉重的心理压力，去寻找生活中的闲情，生活中的诗意。这闲情对于他，实在是太奢侈了。”现在回想起来，自己在风华正茂之时，读了那么多不着边际的闲

书，还写了许多不着边际的闲文，又何尝不是一种奢侈？但无论如何，这些文字毕竟记录着那些年自己的心路历程，也算对于一个时代的另类文献。此次出版，不做任何修订，我希望能够以其记录的真诚，求得读者的些许共鸣。

2015年11月13日

苗棣

目 录

辑 一

名教之中，不无乐地；闲情之内，也尽有天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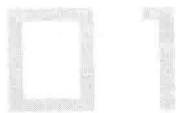
- 关于“无书不读” / 002
 “吃”书 / 006
 龙子龙孙情结 / 009
 古建筑之“魂” / 014
 矛·戈·戟 / 019
 干旱的梦魇 / 024
 “皇太×” / 029
恋足癖与《香莲品藻》 / 034
 一桩奇案，一部奇书 / 038
 多一些宽容 / 042

民间的情歌	/ 046
“马前泼水”的故事	/ 050
大观园里的小食堂	/ 054
马屁致祸	/ 058
奢侈的“闲情”	/ 062
误读的悲剧和喜剧	/ 066
死要面子	/ 070
《圆圆曲》与吴梅村	/ 074
所谓的变迁	/ 078
O, 蟑螂!	/ 082

辑 二

惑还不是真正的痛苦。惑自惑，由它……

爻 / 090



辑一

奢侈的闲情

名教之中，不无乐
地；闲情之内，也尽有
天机。

关于“无书不读”

我的老家是冀中的一个县，历史上很少有名人出现，一直到了清代中叶，才算出了两位颇有名气的人物。一个是京戏《盗御马》里那位“河间府为寨主坐地分赃”的窦尔墩——名头虽然不小，但毕竟是草莽英雄，正史无征；另一位则是担任过《四库全书》总纂官的纪昀先生，那可就是货真价实的大名人了。

家乡的父老们都很为自己有过一位大学问家的同乡而自豪，因而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故事，故事中都很尊敬地称他的表字，叫他纪晓岚先生。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：

乾隆问纪晓岚读过什么书。他答道：“无书不读。”回家后告诉妻子，妻子说：“三百年的‘皇历’你可读过？”

晓岚先生于是连夜攻读“皇历”。翌日，乾隆果然问到他曾读过三百年的“皇历”，他自是滔滔背诵不绝。乾隆真被震住了。

民间传说毕竟是民间传说，历史上的纪昀大概总会有些书没有读过。但他读的书的确多。由他主编的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共收书目提要10254种，其中大部分他是应该阅读过或至少浏览过的。而那些被当时的学界所鄙夷，不为“四库”收录的小说、戏曲等类书籍，他同样读了不少，这从他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中可以看出。据记载，他还作过一副开玩笑的对联，下联竟是“潘金莲大闹葡萄架”。显然，对于被当局禁了又禁、被有些人当作洪水猛兽般的《金瓶梅》，他也相当熟悉。如果不是简单地把“无书不读”当作一个量的规定，而是看作一种读书的态度，那么我的那位先乡贤应该是很当得起这四个字的。

作为一种读书态度，“无书不读”应该包含着两个要点：一是读得多，恪守“读书破万卷”的古训；二是读得杂，坚信“开卷有益”的格言。但如果只是为了有益，大概还是难以做到“无书不读”。

在古代众多的关于读书的掌故中，我最不欣赏的就是那

个“头悬梁，锥刺股”。在那里，读书成为一种极其痛苦的体验，没有快意，没有美感。尽管有不少人大为赞扬那“刻苦”的精神，但就读书而论，“悬梁刺股”只能算是一种等而下之者的境界。何况，此法的发明者苏秦，在历史上又是一个半是政治家、半是小丑的人物，给人留下的实在没有什么好印象。

刻苦的读书者大多怀有极端功利主义目的，或为求功名，或为正心术。这样的人读书自然不会太杂，而且通常也不会太多。读书多的偏偏是那些不怎么看重功利，因而绝不至于为了念书而给自己上刑的人。当然，这些人读的书往往也杂。对于他们，读书更主要的是一种嗜好，一种高级娱乐，一种精神享受，所以才会漫无目标，才会不求甚解，才会“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读书就不再仅仅是长知识、解疑难、受教育的途径，而是大大艺术化了，成了审美人生的一个组成部分。

“无书不读”很潇洒。但太潇洒了，也容易招来非议。在旧式正统教育中，学生是绝对禁止读圣贤经典以外的“闲书”的，触犯了戒律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。大观园里的林妹妹不过念了几句《西厢记》和《牡丹亭》，也只好老老实实

地聆听宝姐姐那一番“最怕见了些杂书，移了性情，就不可救了”的教训。当然，书塾先生们还是可以读一点“闲书”的，而薛宝钗如果没读过《西厢记》，大概也不可能对一句“纱窗也没有红娘报”的酒令那么敏感。原来有些事情，我做得，你做不得；也有些，做得，却说不得。世上本来就有着许多特别的规矩，读书自然也是一样。

（原载1991年12月8日《工人日报》，何必）

“吃”书

上小学的时候，每到新学期开始，都要把崭新的课本包上厚厚的书皮，以示爱惜。但照例的，用不到期中，不仅书皮早已不知所终，课本自身也必是度尽劫波的一般，脏，而且呈跃跃欲飞状，很有些惨不忍睹。老师就常说，你哪里是在读书，简直是“吃”书。每次都令我惶愧万分。

后来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悟出了护书之道，虽然读书的时候仍然随便，并没有像司马文忠公教训的那样，每临书必净手焚香，轻拿平放，书却能在翻过多次之后仍大体保持平平整整的原状。从此，摘掉了“吃书分子”的帽子，自然得意。后来又有了妻，也爱读书，却仍不改其孺子质朴之风，一本新书经她手之后往往会臃肿起来，四角都极松弛地顺乎着自然。我

是脱离了幼稚状态的，很有点居高临下的味道，忍不住就要学着当年老师的腔调，讥她一句“吃书”。她只当没听见，仍然我行我素。再说，就会反击：吃书有什么奇怪，高尔基不是像饿汉奔向面包一样地扑向书的吗？我只好哑然。

细想起来，把书“吃”进肚子只怕真是读书的更高一层境界。晋代的名士郝隆自称满腹皆书，晴和之日要裸露着肚皮在太阳底下“晒书”。虽有行为怪诞之嫌，但毕竟把书都“吃”下去了（虽然消化得似乎并不好），属于读书中的上乘，所以被传为美谈。而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时候，更提倡要把毛主席的书“融化在血液中”，就不但是要“吃”下去，而且很注重消化了。

书籍的内在精神一旦被吃透，其外在的物质形态大概就不容易再被人看重。当年曾以突破十亿大关的发行量而创世界纪录的小红书（令人气愤的是《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》竟然没有记载）在几年之间几乎荡然无存，难得再找到一本，就是因为人们早已吃透了，不再重视其外部形态的缘故。最近的“毛主席热”中颇有人想再版小红书的，就属于低估了大家的理论基础。当然，对于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又要另当别论。

反过来看，把书籍的外部形式看得比什么都重要，彻底地实行“三不主义”（不外借、不出屋、不损坏）的人，必是读书不得要领，没有融贯书中精髓的，其实是读书者中的庸才。做过日本国首相的田中角荣为了学英语，能把一部《英和辞典》一页页地撕下来背，很有些英雄断腕的气势。我就不行——怕撕过之后又要去重新购置，白白浪费了钱财。所以我是庸才。

以上这些思量并没有告诉妻，防止她翘尾巴。只是，“吃”书云云却不再提了。于是，我继续爱我的书，她继续“吃”她的书，相安无事，天下太平。

（原载 1992 年 5 月 22 日《工人日报》，何必）

龙子龙孙情结

在旧时，老百姓把皇帝叫作真龙天子，皇帝的后裔呢，就叫作龙子龙孙。那时候当一个龙子龙孙是很了不起的。例如在清代，每个人都可以系上一条表示特殊身份的黄带子，而且在正式称呼中要叫“宗室某某”，虽然到后来也常有穷困潦倒到时时饿肚子程度的，但依然是很大的排场，很大的架子，一般小民也依然对他们敬畏有加。

也许是因为我们有将近四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，这种对“龙的传人”的敬畏心理在民间扎根极深。所以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刘玄德才会在第一次遇到张飞的时候开口就说“我本汉室宗亲”，以这种特殊身份作为自己的宣传广告。小的时候读三国，立场全在刘备一边，对他的皇叔身份也是怀着